

類紙聞新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章士釗律師受任民治評論社常年法律顧問
事務所上海小沙渡路承裕
三號電話三三六六七號

本刊外埠經售處
▲北平 宣外大街實報社
▲天津 法租界新華書局
▲上海 南京路大華書局
▲漢口 交通路中華書局
▲廣州 惠愛路中華書局
▲香港 德輔道中中華書局
▲重慶 陝西街中華書局
▲成都 春熙路中華書局
▲長沙 太平路中華書局
▲南平 府前街中華書局
▲福州 南台中華書局
▲廈門 中山路中華書局
▲汕頭 永興街中華書局
▲梧州 太平路中華書局
▲柳州 太平路中華書局
▲貴陽 太平路中華書局
▲昆明 太平路中華書局
▲西貢 太平路中華書局
▲海防 太平路中華書局
▲河內 太平路中華書局
▲新加坡 太平路中華書局
▲檳榔嶼 太平路中華書局
▲仰光 太平路中華書局
▲巴達維亞 太平路中華書局
▲泗水 太平路中華書局
▲三寶壟 太平路中華書局
▲萬隆 太平路中華書局
▲日惹 太平路中華書局
▲梭羅 太平路中華書局
▲日里 太平路中華書局
▲瑪琅 太平路中華書局
▲三寶壟 太平路中華書局
▲萬隆 太平路中華書局
▲日惹 太平路中華書局
▲梭羅 太平路中華書局
▲日里 太平路中華書局
▲瑪琅 太平路中華書局

本 期 目 錄

就報告書着眼論目前外交……………陳夢釗
爲來華勞軍之德民衆代表致辭……………贛 廠
告捐款三千萬之梁作友君……………德 柏
當今勳匪之有效方策……………天 流
由陳樹人之子被謀殺而聯想者……………德 柏
養晦齋談著……………梗 僧
兩週大事日誌……………記 者

本 刊 嚴 正 表 示

(一)主張：以直揚民治爲宗旨。
(二)態度：不論國內外正反面之議論，但不違背民治主旨者，概所容納；以符「天下爲公」之實。
(三)體例：不用白話亦不取古奧文言；并以歸納體文字爲尙。
(四)組織：係個人張羅友朋苦心力作之出版品；於時代流行之「背景」問題，儘無用擬議於本刊。

民 治 評 論

章士釗題
印

第一卷 第十二期
國民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民治評論社
上海膠州路八十七號
電話三六一七八
每逢星期六發行
零售每份五分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郵費另加
代售處：各大書局

就報告書着眼論目前外交

陳夢釗

報告書爲一公議待決之物價表——中日雙方對滿洲之要求——報告書建議對雙方要求之懸差——日本對報告書之狂熱反對與中國當局之「大體同意」——問題之根本解決在於決心備戰——對報告書應作積極之抗爭與駁斥——報告書最荒謬而危險之五點

一

對於調查團報告書，吾人原認爲係一充滿矛盾性與危險性，爲列強對華侵略增加一層保障之國際文件，故於上期本刊中，曾予以嚴正之批評。不過此項報告書爲中國當局竭經年之努力，訴之國聯，念茲在茲所獲得僅此而已之結果；同時此報告書之實際作用，乃等於事主與劫掠者相持不決，經過和事人從中調解，以公議之方式作成之「物價表」。此物價表對於中日雙方皆有直接之利害關係，故無論其議價時所乘「公理」之分量何如，及該物價表所標者於中日雙方之得失何如，而此物價表之必然引起中日兩當事者之非常重視，並各本其自身利害之打算以該物價表作標準而堅持力爭，以求有所增減，則屬當然無疑者。茲根據中日兩國在外交及實際行動上所表現對於滿洲之要求及國聯報告書所標揭之解決方案，作三方面之比較說明於下：

日本

日本對於滿洲有絕對獨吞，斷絕中國與東北之主權行政關係並不容第三者染指之決心。故一手包辦滿洲國，並於報告書發表以前正式承認之以轉變中日對東北之直接關係爲中日滿之三角關係。所謂

「滿洲問題已告一結束」，所謂「反對任何第三者之干涉」，即日本認滿洲已爲既奪之獨得贓物，並排拒任何帝國主義之干涉或垂涎之露骨表白。

中國

中國當局在心理上自然希望東北能恢復九一八以前之狀態，但因無備戰之決心與獨立不倚之外交對策，故表現成爲「逆來順受」與完全信賴國聯。若調查團果能於九一八後滿洲既分割狀態中爲中國爭回若干，固屬萬幸；否則僅爲中國爭得官樣文章之體面，而東北之實際權益則掃數落於敵人，亦只好自囿於文字之安慰中（所謂「臥薪嘗膽」，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以求飾醜解嘲。在生理結構上雖有媚骨者之外交原則，固不能超越喪權辱國之標準以上也。但多數國民之心理，則與現當局絕然異趣，義勇軍之喋血奮戰，各地民衆抗日運動之持續展開，毀家輸財以救國難及先殺妻子然後投身抗日者之時有所聞，凡此均係說明中國國民之要求爲絕對保持東北之領土不使有尺寸之喪失，保持東北權益不使有絲毫之斷送也。

調查團報告書

報告書在分析事由之中，對於中國有侮辱獨立國尊嚴，干涉內政之批評，謂中國之內爭戰亂爲「構成世

界不景氣之一原因」，並對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污蔑為「一種極力反對外國勢力之不規則的色彩」。報告書對於日本不利之點為：一，謂日本武力佔領瀋陽不能視為一種合法之自衛行動；二，說明「滿洲國」乃非出於東三省人民之自動組織，而係由於日本官員之發動指使。報告書所擬具之滿洲問題解決方案為轉變東北之九一八前狀態及目前「滿洲國」現狀，使成爲一以日人爲中心之國際委任統治，取消中國之國防軍而代以由外人訓練之憲警。中國政府對於東北官吏之任命；須受顧問會議之限制；除管理海關，郵政，鹽稅（蓋此數項大部分已用作外債担保，故仍由中國代行賬房職權并藉以防日人對列強外債担保之侵蝕也。）以及外交事件外，中國政府無權命令東三省自治政府，而該政府則須聘用日人佔重要比例之外國顧問。對於中國始終反對之土地商租權，報告書竟主張擴大至滿洲全部。綜觀報告書對解決東北問題之建議，爲徹底斷送中國在東北之主權，分裂領土使成爲自治區而冠以「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與「必須遵守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之規定」之矛盾註釋。報告書建議於徹底斷送東北之餘，進而轉移其野心目光於整個中國，於第九章解決辦法第十項明言：「……政治適當辦法之最終要件，厥惟依據孫中山博士之建議，以暫時的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內部建設」。換言之，調查團之意，不但滿洲須轉變爲國際委任統治，即整個中國，亦須實施帝國主義之國際共管！

綜觀上述，可見日華雙方之要求爲絕對懸差與不能調和，而調查團所擬解決方案則係徹底犧牲中國以遷就日本

之既奪事實並爲列強獲一朋分中國權益之公共機會，其對於日本不利之點不過爲喪失面子（暴露九一八劫掠之是非及滿洲獨立係由日人一手包辦）及將日本在滿洲之既奪權益打一九折，使成爲列強皆得分管一瓣之共管局面。報告書之整個內容，爲九分有利於日本，而十二分不利於中國。

然而事態之展開竟有非常人頭腦所能臆測者，從報告書中已獲九分勝利之日本對於報告書則表示如中瘋狂，不惜舉國同歸於盡之反對，而在報告書中被徹底犧牲之中國，則竟有其當局者對報告書表示「大體同意」！嗚呼，此係何等反常，嚴重而危險之怪象！

一一

以軍閥法西斯蒂爲政權重心，以獨霸東亞爲政策中心，全國已陷備戰狀態之日本帝國主義，其反對調查團報告書自屬意中之事，因報告書不但暴露日人劫掠東北之盜行與包辦滿洲國之真象，並建議取消由日人獨吞之「滿洲國」而變成列強分肥之自治政府也。目前日帝國主義所採者爲軍事，外交，經濟同時猛進——三管齊下之戰術。日本本年度陸軍預算已達五億一千七百萬元，產業軍事化已厲行於全國，陸軍大演習與海軍大檢閱之舉更加邁進。在外交方面，軍部外部對報告書之抨擊已達最高激度，所謂「抹煞李頓報告書之結論」，「承認滿洲國獨立爲解決滿洲問題唯一方法」，已成爲日軍部與整個右傾勢力一致之主張，法西斯派且將於十月十五日召集「聲討國聯干涉日本國策」之國民大會，宣稱「縱令全國化爲焦土，亦將斷行既定

「國策」！軍部外部對於駁復報告書意見之討論，夜以繼日；滿洲漢奸丁士原亦已向歐洲出動，奉命宣傳「滿洲建國之偉大意味」！在經濟侵略方面，已着手組織以併吞東北經濟為目的之「日滿經濟統制委員會」，並由首相齋藤自兼委員長。凡此一切，皆係在事實上說明日本帝國主義對滿洲之所謂「國策」，為絕對獨享之併吞，甚至不惜向世界挑戰以達到其獨佔之目的，至若報告書，在日帝國主義心目中不過係徒亂人意，必待撕毀之一束廢紙耳！

然而反觀中國，則在朝者對於此含有斷送東北以至全民族危險之報告書，竟表示「大體同意」！而中國軍政當局對於報告書之冷靜幽默，竟與日軍部外部之狂熱反對，成爲一絕然兩端之對照。嗚呼！報告書對中國作干涉內政，侮辱獨立國尊嚴之批評以爲日本之侵略行爲卸責；報告書建議使滿洲在事實上脫離中國統治而成爲國際委任統治之自治政府，並進而企圖從經濟上共管中國；對於凡此足以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辦法，竟均與以「大體同意」，則帝國主義若建議擴大工部局之職權於中央以及全國各省區，亦不妨表示「大體同意」矣！似此遺棄千古，暴露民族無恥根性之態度，不圖竟見於「革命成功」之「黨治時代」！

夫報告書不過爲經過列強之公議形式，並滲入分贓意味以作成，儘有兩造再論增減之餘地之一紙「物價表」。此物價表對於中國之損失爲遷就日本在東北之既奪形勢，完全斷送東北，並繼之以共管中國。吾人縱拋開對日備戰之根本原則不談，僅就外交解決之局部觀點而言，對於此完全犧牲中國權益之報告書亦應與以嚴正之批評及必不可少

之修改，萬無樂於飲鴆，「大體同意」之理。否則在日本狂熱備戰，對國聯肆行恐嚇；國聯滑頭取巧，不負責任；英法事實上袒日；美國對外仍陷孤立，對內忙於大選；中國則俯首帖耳，以待國聯大會之解決——種種條件湊合之下，東北問題之最後解決，必然就報告書建議已屬十二分不利於中國者再打折扣，陷中國於更深重，危險之桎梏中！然此尙就重視報告書，以外交方式解決而言，何況日本軍閥之政策是完全抹煞報告書，不惜「化全國爲焦土」以遂行其武力的獨佔侵略乎？

三

吾人對於解決東北問題之根本意見，則認爲必須在政治上有所決心備戰之策動，在外交上有嚶鳴求友之進行，聯合國際上一切對日同儕之勢力，以與此世界公敵之暴日從事，甯立「共亡共盡」之誓言，勿信「共存共榮」之鬼話。關於此點，中國輿論界之有真知灼見者，實與本刊有不約而同之論見；天津大公報謂：「是非明矣，今後有賴於國民之自決自救」；上海時事新報謂：「毀報告書者，惟戡與血耳！」由此可見中國民族前途之一線希望，厥在國民自決，對日備戰之輿論之造成，有一致自決備戰之輿論，斯能產生自決備戰之「國策」。否則，等死而已！

不過就事論事，對於此滑頭取巧，含有至大危險性之報告書，則國民於備戰自決而外，同時亦不能用其放任與沉默者。故吾人除痛慨當局，並希望其痛改在報告書發表一週來之幽默與「大體同意」之態度，進而作積極之抗爭與駁斥外，並對於報告書之分析與結論，貢獻下列之反

對意見：

第一，對於報告書干涉中國內政之失態批評，須與以嚴厲之反駁。報告書謂中國政府之脆弱與內戰之持續，「足使與中國發生接觸之各國，蒙受不利之影響」，而且「必將繼續威脅世界之和平，以構成世界不景氣之一原因」。此不但為調查團故意為日本之盜行開脫罪名，倒果為因之談，抑且為帝國主義委卸主觀罪惡之無恥狡辯。中國連年不已之戰亂，乃帝國主義各自利用軍閥以開接爭攘中國市場之結果，而世界不景氣之造因，厥在於資本主義無政府生產與「自掘墳墓」不但於中國無與，且為中國經濟凋蔽之間接造因；是列強對中國之內爭應負重大責任，決非中國對世界之不景氣應負責任也。次之，報告書謂中國之反帝國運動為「一種不規則的色彩」；又謂「其中如經濟抵制及將排外宣傳導入學校兩事進行太猛，遂以造成本案發生時之特殊空氣」。亦屬一種不自反自愛之詭辯！夫中國民族基於爭最後生存而發生之民族運動，既可諡之曰「不規則」；然則五卅時之到處屠殺，濟南之砲轟，萬寶山之擾動，朝鮮人之被動排華，其「不規則」之程度視中國之經濟抵制為何如？九一八事變為日人於處心積慮，匪依朝夕之行動，其行動前之尋釁與挑戰，實不下十餘次，更安得諉之於「由中國經濟抵制與排外宣傳所造成之特殊空氣」？對於上述之倒果為因，完全不合事實之分析，無論中國政府或國民輿論，皆有予以徹底否定之必要！

第二，調查團所擬之解決方案，實係一篇矛盾百出，處處自掘嘴巴之「妄語集成」！既曰「遵守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中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之規定」，則

如何能變滿洲為自治政府？更何況此擴大限度之「自治」為不許中國駐兵設官收稅，由外人教練憲警，廣聘外國顧問，實行「共管」之「自治」？既曰尊重中國主權，如何同時又能尊重與中國主權不能並存，完全由掠奪而來之日本利益？此種破壞中國主權，撕毀國際約章，毀壞國聯立場之建議，如何有其構成與存在之理由？

第三，報告書對於平津屏藩之熱河，亦附以「日本在熱河省現在享有之權利，予以維持」之保證，但對於此項權利之限度，則並不標明須以過去之中日正式條約為根據，抑或日人由巧取豪奪，或得之人民，或得之「滿洲國」者為標準，故在此含糊文字之下，熱河權利之犧牲將又不知伊於胡底！此而不爭，政府之作用何有？

第四，報告書自標其內容為「儘有修正之餘地者」，並建議用一種非驢非馬之「顧問會議」，聽中日兩國直接磋商詳細解決辦法而將國聯之公斷責任完全推卸，此不但將報告書自身之作用與價值，削減至於最微弱點，發生此報告書有無存在必要之問題，抑且將國聯盟約第十六條中經濟絕交，組織國聯軍隊之規定完全棄等具文，進而發生對於世界糾紛既無力解決，且無意解決之國聯，究竟有無存在價值之根本問題矣！

第五，報告書建議「厥惟依據孫逸仙博士之建議，以暫時的國際合作，促成中國之內部建設」，此種將國際共管施行於全國之方案，一方面為曲解孫中山之政策，蓋中山之實業計劃，僅限於借用外資以發展中國實業，絕非如報告書所云「謀政治適當辦法之最終要件」也；在另一方面，此共管方案，不獨為對中國民族之危險陰謀，抑且

為國際戰爭之導火線！因所謂對中國之「國際合作」，在目前實顯然有三個系統之領導權之爭：一為以美國為中心，以九國條約為護符之華盛頓系統，一為以英法為領導，以國聯為工具之凡爾塞系統，另一為以日本為獨角，以田中政策為骨幹之亞洲門羅主義系統。調查團以輕描淡寫之「國際合作」加之於中國，實係促成列強在中國矛盾之更加激化，置中國於世界戰爭重砲之放射線之險毒政策。對於此種羣犬爭食，流血分贓之大陰謀，中國如何可以表示

為來華勞軍之德民衆代表致辭

蟄庵

此行意義之重大……公理之認識與正義之同情僅存在於被壓迫民族間……上海戰爭之國際意義……自由須於鐵血中求之……中德民族之共同利害與任務……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之同盟軍尚不止一德國……馬爾夫人所應帶往西方之消息

於十九路軍抗日戰爭英勇失敗之六個月後，帝國主義列強正藉所謂報告書謀對中國作更入之宰割與掠奪時，突有德國民衆代表之馬爾夫人來華慰勞十九路軍，並對中國國民表示深切之同情；此舉不特具有重大之政治意義，抑且對於中國全民族為最有力之興奮！

海抗日戰爭表示同情，然美國並非在原則上有所厚於中國者，不過基於對太平洋東岸滿地黃金之巨慾與機會均等之政策，因而振振有辭，使「非戰公約」，「公理人道」等金字標語嘵嘵不絕於口耳。當時英帝國主義東方喉舌之字林西報，竟以極譏諷之語調，發表「支那軍既遲早終不免失敗，何若早日退却以留體面」之「忠告」；法國在上海對日軍軍實作秘密之接濟

「大體同意」！上述五點，為報告書內容最荒謬，最危險之處，必須從政府外交與國民輿論加以嚴重之駁斥與反對者。此為就報告書本身與外交方式而論，吾人必須具備之理解與對策，但此種外交方面之反應，與吾人堅決備戰之總策動主張雖可並行不悖，但在比重上決不應超前者而上之也。

(十，九。)

巴黎對中國抗日戰爭之空氣，尤為惡劣。凡此均充分證明在以掠奪為無上任務之帝國主義集團中，決無正義是非之可言！蓋彼等生成兩個贖孔，其一只能見及金元金鎊，另一只能見及戰艦塘克；至若報不絕書，會不絕談之所謂公理人道公約云云，不過龍爭虎鬪中喃喃作法之咒語耳，於弱者何有，於中國何有！

真實公理之認識與正義之同情，僅能獲得其空閒與時間於被侵略國家與被壓迫民族之間。戰後為賠款，道威斯，楊格計劃所迫害，至於呼吸惟艱之德意志民族，其在歐洲所處虎視狼吞之惡劣環境，正與遠東中國民族所處者堪相伯仲。故此大由馬爾夫人代表德國國民所表示對中國十九路軍及民衆之慰勞與同情，實為最深刻，

最真摯，最有意義！

對於不憚跋涉，萬里東來之德民衆代表馬爾夫人此次之遠道慰勞，國人在認識上必須把握，在行動上必須自策自勉者，厥有下列諸端：

第一，十九路軍四十餘日之喋血奮戰，雖然在敵衆我寡，彈盡援絕種種條件下而陷於英勇之失敗；但即此英勇失敗之戰爭，已能震驚世界，並爲中國百年來之被壓迫史展開一頁光榮記錄。世界各國知中國軍隊有極強之抵抗力者，自上海抗日戰爭始；

中國軍官兵士之以姓氏歷史與國際公民相接觸者，自十九路軍始。有此一戰，而中國僑胞及留學生始受到外人之刮目相看與尊重親近。有此一戰，國際被壓迫民族始知中國爲彼等最有力之同盟者而表示充分之敬意與同情。天助自助者，人助自強者，中國民族今後之自由與生存，必須於鐵血中求之！國民於尊重並繼續十九路軍之光榮戰史而外，尤須以充分之實力接濟，援助目前正在以鐵血爲中國民族撰著自由史之東北義勇軍！

第二，帝國主義列強視中國與德國爲遠東近東最危險之兩大火山，此

不但說明中德兩國均爲列強所集中侵略，刀鋒所聚之矛盾點，抑且說明中德兩民族爲列強所最畏懼，絕不利其復興之危險敵人。今後在反對帝國主義，解除壓迫敵愾同仇之共同點上，中德國民必須有更密切之攜手與聯合。故國人應因馬爾夫人此次之東來而認識中德民族在國際環境中之一致利害與共同任務，並以馬爾夫人此次勞軍爲起點，展開中德民族攜手邁進之新記錄。

第三，馬爾夫人此來勞軍，係代表德國國民衆團體，其意義實較照例互相報聘之政府普通官吏爲重大；而此來之目的，又係慰勞從事英勇反帝決戰之十九路軍與中國民衆。此充滿敵愾同仇認識與對正義抗戰同情之遠道慰勞，實給與中國民衆以重大興奮和鼓勵。足見在解除壓迫，反抗帝國主義之國際陣線上，中國民族之同盟軍正自不少；吾人由此而體驗孫中山先生「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民族共同奮鬥」之遺教，實增加無限之勇氣與決心。不但德國爲中國之友，他如印度朝鮮，尤其與帝國主義絕對衝突之蘇聯均爲中國民族在解放運動與流血戰

爭中之當然一致，必須聯合之戰鬪同盟。

第四，德國在處境上雖爲列強環攻國病民困之局，但其政治組織力之健強，外交上之不屈不撓，國防上之日夕孟晉，教育上之嚴格整齊，均在較中國爲優。故戰後十二年間，竟由「繳械國」逐漸躍居強大之列，且在軍縮會議上要求軍備平等，使英法瞠目變色矣。因此，吾人不特基於排除帝國主義壓迫之一致立場，應引德國爲有力之同盟，即對於彼邦之政治組織，外交戰術，國防準備及教育設施，亦均須加以師法引爲吾人之模範也。

第五，據馬爾夫人之談話，謂「歐美各國人民，大部份因對華頗具同情，然大半則因情況隔膜之故，未能確切認識中國，日內瓦方面所傳之中國消息，多爲日方散佈之惡意宣傳，此在國際宣傳方面，亦應有以補救」。此種忠告，實爲中國朝野應切實重視之嚴重問題。自九一八以來，日人在歐洲活動之外交人物與新聞記者，實多如過江之鯽；而中國始則僅有一孤軍奮戰之施肇基，近來各國半付缺如

之公使始有全部之補充。此種外交與國際宣傳上之主觀忽略，實為中國外交失敗之先天原因，早經旅歐人士之一再告警者。今因馬爾夫人之慎重說明，中國政府殊應銘之座右並力行補救。次之，馬爾夫人又謂國聯報告書為「實一吹牛之作品！不特毫無力量，且是非未嘗分明」。此種論斷，實

與國內有識之輿論界與少數政治要人之見解完相合，足見報告書之價值在國際人士之共知共見中，自有公允之估定也。

吾人誠懇祝馬爾夫人此行之成功，並希望將中國民族堅決以鐵血爭自由之戰訊，帶往西方作廣泛之傳播。

（二十一年，雙十節）

告捐款三千萬之梁作友君

德柏

▲該款不宜捐助政府，：盡數購買子彈以接濟東北義勇軍。
▲一舉數得其利無窮，：因抗日之勝利將使梁氏芳名永垂竹帛。

最近有山東黃縣富豪梁作友，自願以私人資產三千萬元捐助政府；其自定之分配計劃為百分之二充軍費，百分之二救災民，百分之六開發實業。現梁氏已經過蔣伯誠與韓復榘之介紹，於十月二日抵京與當局作詳細之接洽。據報紙記載，梁係一身矮背駝，衣履儉樸之人，現在「梁作友」三字，已為轟動首都，朝野聚談之重要對象，張靜江氏並謂梁氏為「奇人」。吾人對於此奇特之人及其行動，有無

限之感概，爰本管見，貢獻一言：

中國自共和以來，貪污橫行，法紀蕩然，積蓄作孽錢至數千萬元者不知凡幾。彼輩不特不願捐助政府分文，反極力設法圖佔公款，以增加其猶太富翁之富；惟其子孫不能如猶太人善於積蓄，不浪費分文，其結果不過供其子孫淫樂之資以墮其家聲耳；如清代汚吏盛宣懷之後代，即其最著之例。然此等貪官汚吏，大概皆曾受高等教育，愛國愛民，亦為彼輩之口

頭禪，而其行為，則皆害國害民。吾人於此，可以知天性刻薄者，教育不過供其作惡之資；欲求敦厚真正愛國愛民之人，須求諸天真未墜之工人農民間也。

梁作友不過一「身矮背駝，衣履儉樸」之鄉人耳。意其人當未受過新式教育，充其量不過念過「子曰學而時習之」之類；惟其未受過新式教育，故舊道德猶存，其平日在鄉間必以鄰貧恤孤，救世救人為事，故願舉若祖宗數百年積蓄之三千萬元家財（舊式積蓄數千萬元，非數百年不可，非如現在只須任財政或鐵道交通部長數任即可）以捐助政府。梁作友誠不愧為中國之好國民，及梁氏之好子孫，使全中國有此富而好義之好國民數十人，不特目前國難不成問題，即中國之富強亦可立待。惟此種好國民不可多得，故吾人思利用此惟一無二之三千萬元義財，以救目前之國難，兼救東北三千萬同胞也。

梁作友自擬之捐款計劃，以二成充軍費，二成救災，六成發展實業。吾人對於二成充救災，固無異議，然須付託於可靠之人，決不可付託政府

，蓋中國今日絕不可託以金錢者，無過於政府。去年水災捐款，共收若干，用於救災若干，吾人至今尚未得悉其絲毫，據記者所知，如記者去年服務內政部時，全部人員曾奉命令普通捐出月薪百分之十五，共二個月，然該項捐款未濟災民，被粵派強盜李文範（曾任內政部長二十餘日）劫奪而去。此區區之數，經手之強盜官吏，尚劫奪而去，則梁作友之六百萬元救災捐，孰能保其不被強盜官吏劫奪耶？故以不捐助爲上。至其二成充軍費，及六成捐充發展實業，更可不必要！蓋此區區六百萬元充軍費，以之平均分配，尙不足一個月之二三成，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開發實業之一千八百萬元，難保政府不流作他用，即今發展實業，此區區之數，尙不敷辦一鍊鋼廠，於實業之發展亦殊有限。結局不過徒耗梁作友數代或數十代積蓄，於國事仍毫無補助，恐非梁氏捐款之初心也！

吾人欲完成梁氏救國救民之志，主張不將該款捐助政府，應以其全數購買子彈，供給東北抗日之義勇軍；則其效果，尙無窮！蓋以此可以救

復東北三省，可以救三省同胞出水火，可以強中國，可以絕倭禍，完全出於中國國民之自動自救，較之出於倚賴與等待之美俄傾國與師，其效尤大也。

原東北三省人民，不堪暴日之壓迫，以血肉之軀，起而與最新式器械相周旋；所最缺乏者，無過於子彈。當其初起也，皆使用自己所有之僅少子彈，其後雖由各方供給，然以記者所知，至多不達四十萬粒。以十萬義軍，平均分配，每人不過二粒，然尙能使日軍疲於奔命，死傷萬計，每月軍費達三千萬元。夫數十萬粒子彈之效力既如此之大，若以三千萬元，盡數購買子彈，至少可得三萬萬粒以上；以三十萬人平均分配，每人可得千粒以上，儉省使用，可以支持數年，

當今剿匪之有效方策

今日匪勢之盛，可謂極空前之能事矣！論以往之剿匪工作，專恃兵力，卒歸無効，不可謂非常事者之失措；但至今年夏秋以來，蔣中正氏復舉大規模之攻勢，其所以昭示有素者，謂七分在政治，三分在軍事，庶可

則自軍死於該項子彈之下者，必在十萬人以上，所費軍費，亦當在二十萬萬元以上，一方可以使日本國民痛恨軍閥，起而反抗，一方可以使其財政破產，則暴日即不交還三省，中國義軍亦可將其驅逐出境。彼時光復三省山河，救出三省同胞，則梁作友之功，當在岳武穆之上，國家既強，則發展實業，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日德往事，即其先例。一舉百得，孰與以三千萬元血汗之資，供政府數月揮霍耶！梁氏義士，徒知愛國愛民，而不知其方，故記者不惜予以指導。若能聽記者之忠告，善用此款，則梁氏不特爲中國之恩人，實爲全中華民族之恩人，名垂竹帛，固不待言也。願梁氏權衡得失，而容納記者之提議也，幸甚！

天流

謂得其要領。吾人舉兩者而分析之：所謂政治者，當然在改革政治之組織，去貪去污，使官盡能負其責及爲民衆除痛苦，使咸抱來歸之望；並與以合理之組織，使民衆自能與匪抗是也。所謂軍事者，當然係對匪軍及大股

之匪團與以有力之攻擊，使不能復舉以劫我土地與民衆是也。此兩策之見於蔣之命令與調詞中者不一而足。吾人在比較上稍得安慰者，謂比之去年實從經驗上得有進步也。故近月以來，皖鄂兩省迭見勝利，至今匪有垂盡之勢；而在江西，則蘇維埃之中心雖尚未破獲，但臨川宜黃贛南等處，多已收回，退伏老巢，似無再舉之可能，此皆事實之昭昭者。但今欲再進一步，使長江中流各省，羣告肅清。人民共享安居之樂，則猶若未也。故今欲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則以後之方策，尙爲吾人必要之工作。鄙見所及，以爲約有三端，敢爲國人言之：

一爲必要之基本條件。其責任全在中央與省政府者，則對軍隊速須裁減，使軍紀能肅，對政治須使下級地方人員能負責任是也。蓋自匪勢猖獗以來，所調集之軍隊爲數過多。其間如陳誠，徐源泉等軍，確能與匪奮鬥，使匪望而生畏，誠爲必要之軍隊；但人數過多，則良莠不齊；其間借匪以自重，與匪旗幟相望若尹邢之避面，並挾匪兵甚凶之說，以掩飾自身之不戰或不能戰者，不一而足，致使多

數人視匪幾若三頭六臂之徒，我軍必不可與抗者；甚且縱兵以虐民，今日索供養，明日勒索款項，皆藉口於欠餉之多者，輒居半數以上。此皆軍紀不肅之故，可以一言盡之也。觀於此次徐源泉之收洪澤湖，陳誠之復臨川，則匪之非天生而凶勇，爲人類所特異，已有事實爲之證明。故今日言剿匪，在基本上當使軍隊爲可與戰之軍隊，將領爲能與戰之將領。蓋兵而不可戰，將而不能戰，即不足以稱軍隊，號將領，因既爲兵爲將，其職務卽爲戰，故謂之爲基本條件。今欲使具備此條件，其要在肅軍紀；而今日軍紀之壞，不特不能比之民十五時北伐之氣象，卽民十九中原之戰狀亦遜之。攷其原因，則由作戰過多，兵與將均不免倦敝之態；而欠餉過重，使露宿風餐者，卒不能獲一飽，亦其致病之原焉。故今日集於江西境內者，約近三十萬人；集於皖鄂豫者，約近四十萬人。如以匪數爲比例，恐不免彼一而我三也。兵多則餉難，此亦必然之勢。故今日欲使有兵卽有餉，其唯一要件，亟宜減兵。凡平日軍紀過惡之軍隊，急宜去之；其將領之畏戰

者，亦宜罷之。古人說：兵貴精不貴多，實今日必要之事也。兵餉既裕，而後軍紀能肅；軍紀肅，則凡兵皆爲可戰者；一切就地籌餉，虐民亂政之事，吾知其免矣。衡以今之匪數，在江西最多，需十五萬人應付之，卽皖鄂豫三省之所需，最多亦無過二十萬人，其他之一切老弱殘敝者，均在歸田之列。使將則人人如陳誠，徐源泉，兵則人人如陳誠徐源泉所部，而謂此數不足以敵匪者，吾未之信也。其地方之政治，則使各項人員能負應有之責；守土者則効死勿去；牧民者則共同患難；決不藉匪爲陞官發財之具，各如其分以爲官。蓋廉潔而任事，本官吏應有之職責。既與以俸給，則俸給外而得一錢，卽非分也；命之守土，而不能守，教之保民而不能保，卽溺職矣，是在基本卽失官吏之本分。此其責，在省政府能善用用人。蓋自近稔以來，對下級官吏之無賞罰久矣！夫人既無名譽之希望，則必圖爲金錢之聚斂。加以各當局視縣長爲不輕重之物，馬弁火仗，隨時可司民政！古人所謂與我致太平者，其惟二千石之精神，已杳焉不可得！而在凡人亦

自覺一經身任縣長，即居四民之末；無晉級之路，亦無好名之望，是雖中以上，亦不免於貪污之累矣。由貪污之一念，而貪生畏死，敷衍遷就，百弊皆見，則吏治焉得而不壞乎？其責在省府：亟須嚴定賞罰之則，使爲善者可得善報，爲惡者必得惡報；則凡吏皆善，即凡職皆舉。傳言國敗由官邪，官失由於賂章，古人不我欺也。以上二者，爲今日中央與省政府必有之基本條件，因欠缺此條件，則兵不能稱爲兵，即將不能稱爲將；亦即吏失爲吏，官失爲官也。

二爲連環式之合作。所謂連環式者，即交互之義也。今對剿匪應負責任者有三：即軍隊人民與官吏是也。匪巢所在，及大股之匪團，是非重兵擊之，則朱毛彭賀等如入無人之境，全土皆魚爛矣！故有須於軍隊。而清查戶口，嚴辦保甲，使匪黨不能潛蹤，以行其煽動麻醉之術，則官吏所有事也。若鄉自團練，村自守望，使宵小無從而入，平民各安其素，則人民自有之責也。故匪來則拒以軍，或地爲匪有者，亦須破之以軍，若匪既去而地無匪踪，則清其餘孽，使成乾淨

之士。而組織訓練，則官吏領導之力爲多；而所組織，所訓練者則人民也。由組織而訓練，則人民之實力具矣。苟非大隊之紅軍鎗炮具備者，以人民自有之力應付之，必裕如也。故三者之成爲連環，雖有必經之次第；而三者之互爲合作，則隨事而爲之可也。本此精神以行之，匪類必日以少，匪之佔地亦必日蹙；遲之既久，而謂匪黨有不銷滅者乎？

三爲對匪之堅壁清野。蓋匪之人數，所以日蹙而日多，匪之佔地，所以日積而日廣者，其鎗炮之威力猶其次也；大抵先暗爲宣傳以勾引或煽動之術爲多。貧富雜居，爲現世必有之事；而匪於此，即足行其術矣：誘貧者以利，權富者以威，使之秩序既亂，而後以數人之力，二三梭標之威，即可取鄉村而有矣。既取而有之，而後蘇維埃之組織出現焉；由是匪區與非匪區之界限立矣。貪污之吏，利人民之出入匪區，可以取盈也；奸狡之徒，則利匪區之往來，可獲重利也；良善之人亦樂匪區之開放：因陷入其中之親友故舊，猶可時爲接濟也。是其所得皆小利而已；由是匪利以探我

軍情也，勾我民衆也，購我所有之物品，以爲彼長守之計，增長勢力之用，其効則大矣。語云『毒蛇在手，壯士爲之斷腕。』夫手者，腕之下也；腕者，手之上也。毒在下而必斷其上者，惧其傳染而絕其交通之路也。今之堅壁清野，即此義而已。蓋欲使毒之不周於全身，則腕不足惜矣；故必先保清淨之地，使匪之宣傳勾引無以爲功，而後非匪區之人民可保其安全。匪化之人民感需要之不足，而散漫之勢以成；使之不知我軍情之如何，政情之如何，猶其小焉者耳。曾聞我贛東之上饒爲匪所佔，而縣城猶獲保也。前者縣城之一舉一動，即時送信匪區，每日不下五十人。而奸商詭徒之潛蹤城中者，匪來則引以搜刮而殺戮，匪未來則暗輸鹽鐵布藥等以爲利。苟城中而將遣兵進攻也，而山頂之號炮，每五里爲一站；兵左出則左響，兵右出則右響，如輪船之旗語；二三小時之間，可達消息數百里，以至匪巢。歷來兵未出而匪先匿者，皆此之故；苟我出之兵數少，則彼必以大隊之力而包圍之，亦未有不敗者。此堅壁清野之術，實有必要也。

近長吾縣者，厲行此策，獲難之奸民，不下八九十人，由是匪不知我軍情。聞某次匪攻某地，縣長即率保安隊數百人拒之，亦獲全捷，此可證收効之大也。

以上三策，為今日剿匪必要之道。第一則為中央與省政府負之；第二則為軍隊人民官吏之自身為之；第三

由陳樹人之子被謀殺而聯想者

德柏

▲年來為政治問題慘死之青年不知凡幾

▲僅其父母之哭聲不為社會所共聞耳

▲願黨國要人愛惜他人之子即所以保全自己之子

儒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之長公子陳復，被廣東軍閥慘殺；陳樹人氏關於該案，曾有長文聲述原委，載諸各報。若果陳氏所聲明各點與事實完全符合，則廣東軍閥之慘殺陳公子，不特為國法所不容，並為人道所不容，吾人對於陳公子之死，不能不表示深切之痛惜，對於廣東軍閥之草菅人命，尤絲毫不能容忍！

吾人由陳公之子慘死，發生無限感慨，即陳公子因有一特任官之父親

則官吏有專責也。此為記者近致之事實，核之理論，而成千慮之一得。竊望今之當局無自餒氣，為不肖將領無紀律軍隊之誇張詐言所誤，則得矣！須知匪亦人類也，非天生有特種材能，不可企及也；則大局之平定，雖為日稍久，亦不過年餘間事耳。

，故能為之發表聲明書，而該項聲明書亦有報紙為之登載，故世人得為之痛惜。反之，若陳復為普通人民之子，則雖負屈而死，有何人為之聲明，有何報為之登載。蓋二十年來，社會秩序紊亂，國家法律幾等無效，負屈而死如陳公子者，不知凡幾。當局者固毫不以為奇，而社會亦視為家常便飯。所感悲痛者，不過其父母親屬而已！今遇一特任官之子被人殺害，始感覺父母之愛其子，人人皆同，因不

以地位階級而異也。

年來黨國要人，以及野心之徒，為增高自己地位，或達到自己目的，不惜提倡種種主義或學說，以麻醉青年，甚或因爭奪政權，不管他人政策之好壞，任意舉兵搗亂。試問數年來為黨國要人從前所提倡之共產主義而死若若干人？為黨國要人爭奪政權所起之內戰而死者若干人？此等人士，皆為父母所生之子，當其被害或戰死時，其父母若母之痛惜其子，皆與陳樹人氏同等，不過彼輩並非特任官吏，其痛惜之聲，不為報紙所登載，不能為社會所知耳！今偶遇陳公子之慘死，使父母愛子之情，深切列入一般人之腦經耳。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吾國聖賢之道也。吾人由陳樹人氏痛其公子之死，可以知黨國要人亦不願其子之被人慘殺，然乞丐之子，農夫之子，其地位雖不同，其為人子則同，其不願被人殺害或慘死亦同，然一般野心之徒，只希望自己之子不被人慘殺，而不顧及他人之子（此係推論一般，並非指定某一人，幸勿誤會），勿怪乎國家秩序日趨紛亂，而慘死者日多，

終不免波及黨國要人自己之子也！
 奉勸黨國要人及一般野心家，欲使自已之子不慘死，當先使他人之子不慘死！從此以後，澈底懺悔，不為昧良心之主張，以免他人子弟誤入歧途，不為無意識之搗亂，以免國家再生內亂；則他人之子不至慘死，而自已之子方不致波及。若為達到自己之

養晦盒談蒼

梗 僧

野心，不惜犧牲他人之子，即不云天道好還，其子不能倖免，然社會秩序愈混亂，國家法律愈失效，則自己之子，亦與他人之子，同在危險境地，雖有大力，亦恐有時不能顧及也。
 愛惜他人之子，即所以愛惜自己之子，黨國要人及野心家其知之！

介紹鄭逆孝胥之王道學

索居無俚，沿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作信步之徜徉，適值日坦克車數輛，輛載二人，目光凜凜作寒光，因思百步而外之開北，頽垣殘壁，峭立如古堡者，殆此輩唯一之功績！後於日人開設之內山書店中，信手檢得日人雜誌「政界往來」三卷十號，見有署名「佐藤四郎」者之文，題曰：「鄭國務總理之王道論」。

愚於鄭文，惜未之見，究竟其如何論王道，不可得而知。然就佐藤論文之介紹，則不難得其大略。

佐藤論文，首述鄭氏歷史，其言曰：「鄭孝胥氏，為近頃滿洲國國務

總理。元首溥儀而下，於新興國家之變理與統治，氏蓋負有重大之任務。氏為清室遺臣，（福建人）遜帝溥儀，久師事之。而為溥儀進講帝王之學。居恆祖述王道，卓然與世儒迥異。通時務。雖以七十四歲之高齡，而精力瀰滿異常。氏以「王道救世」，為滿洲國之指導精神，及統治要義，而其繼續不怠努力於新興國家之建設，尤不得不為吾人所敬服者焉」。

次言鄭氏主張王道之根本動機及先決條件。其言曰：「鄭氏通觀世界大勢，以為世界戰禍之起因，人類戕滅之根元，殆皆由於狹隘之愛國思想。唯導以王道乃起死回生之良藥，安居樂業之坦途。願欲行此王道。則必

須蕩滌愛國思想，而主博愛；革除軍國教育，而以禮義為前提。

次言鄭氏王道之本體。「（上略）王道之學，殆不外乎承襲中國政治哲學之理論，內聖外王至大至遠之理想。受天之命，而王天下，其地位應為東西獨步，殆為至當之理。故雖易姓革命，其原理亦不外應於天而順於人，斯可易天地而成四時焉。是故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王道之精神，蓋如是焉。夫天無二日，地無二王，背負天之命運而作之君，其數僅限於一人亦為當然之理」云。

上所徵引，僅佐藤全文三分之一。而吾人於鄭氏王道之論。已不能不有觀止之嘆！最奇怪者該誌里見岸雄在「百億會社給與滿蒙」一文中，亦居然有「新國家（按即指滿洲國）政治哲學之指導原理，為王道觀念」之語，則可知鄭氏王道之學，造福於日本者，誠匪淺鮮。先王有知，殆亦將含笑於九原乎！

往者吾人以為時至今日，唯馬克新，辯證法，或其他新鮮標語口號等，可以使人為之拜服，初不料數千年

前之所謂「王道」，一經榮膺總理之鄭氏之提倡，亦居然能使日本人拜服不置。是所謂「王道」也者，帝國主義之武器歟，抑對於鄭氏竟屬揚夫子之眉，而吐孟軻之氣也乎？

十年前曾讀海藏樓詩，於其春歸一律，頗為鄭氏抱屈不小。茲者氏既以古稀之年，總萬幾之務，殆所謂薑桂老而彌辣者。吾知其再讀春歸之詩，必能重流幾點歡喜之淚矣。其詩如下：

「正是春歸却送歸，斜街長日見花飛。茶能破睡人終倦，詩與排愁事已微。三十不官甯有道，一生負氣恐全非。昨宵索共紅裙醉，酒淚無端欲滿衣。」

梁作友

日來報載梁作友晤財宋輸財事，甚奇特，爰函錄之，以實吾談。

梁作友者，魯東鄉人。自幼經商，並因先人之遺澤，用成鉅富。顧深藏若虛，惡衣惡食，數十年如一日，

雖富而人莫之知。此次國難發生，梁氏慨然於庶政之不張，由於財政之涸竭。遂毅然有毀家為國之志，得何應欽函介於財長宋子文氏，因兼程入都，面洽一切。

梁初入都，御大布之衣，至財部時，僅乘人力車。身既偃偻，貌復不揚，門者睨之以眼而已。比聞其欲謁部長而獻巨款，更疑其精神病作，羣相掩笑。徒以何函介紹，不得不為通報耳。三日李調生以汽車迎其到部。商所輸款分配辦法，是晚八時，宋部長復約其至北極閣私邸計議，門者始各相驚失色云。

革命以還，一切大致多已更張，獨官場慣習，顛撲不易，而門者威風，尤虎虎如故。不謂竟有梁作友其人，為大衙門門者，敲一當頭之棒也。或曰監察院長于右任氏，書名蓋海內，求書者紙積如山。每書竟則付之門者，故人取書時，門者必向其索酒錢若干，最少亦須二元以上云。烏乎，侯門如海，何況「革命」要人之「門」！

兩週大事日誌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記者

馬占山部夾攻哈埠，黑東志士王振

起等糾集松花江各處壯丁約二萬餘，號「吉江暫編軍」，迭破巴彥林蘭通河敵軍，刻已與馬占山軍合。救國軍則攻長春益急，偽都有將遷移說。

贛匪竄閩，陷浦城縣。

蔣令五省割烟苗，陽奉陰違者槍斃。

韓劉戰事，自韓昨日通電後無發展，韓軍有三日入烟台息。

財部定十月十五日召集全國民食會議。

德國會解散後，突起一新黨，揭發掃除經濟政治弊點，開啓光明前途為宗旨，聲勢頗足震驚德國政壇云。

法總理赫里歐氏演說，嚴斥德國陰圖重整軍備。

甘地秘書語人甘地俟接英相贊成選舉新協定後，即可停止絕食。

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馮占海函平報告，攻吉戰况，空前慘烈，刻除苦戰外無良策。

紅羅崗救國軍與義軍耿繼周部構成一字形戰線，猛撲錦州。

鄭桂林部出動女兒河，日僑已逃避一空。

黑垣中東居留地，已由黑軍克復。

津榆稅卡開始徵稅。交息東北電報即日停止轉接。

十九路軍決即總攻閩匪。沈光漢任前敵總指揮。

掖縣劉部已被韓軍監視。韓代表語人劉能遵中央命固佳，否則亦祇須時問問題。

俄外交委員加拉罕對日使廣田宣稱承認偽國尚須研究。

國聯十三屆大會今日開會。意大利對德裁軍活動有所主張。

英政府已核准浦那協定，賤民已獲參政權，甘地已終止絕食。

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耿繼周部二十二日克復錦西後，刻正進攻高橋連山。

遼西義軍王顯庭部由唐隆山撲錦。

齊齊哈爾鐵路華人衛隊已叛變，戮日人二百左右。

日在東北繼續增兵，關東軍組正義團一萬防遼甯。

韓部接防烟臺龍口，掖縣方面仍有小衝突。

德總理巴本對赫里歐演說已備答覆，將以新聞記者訪問式發表。

國聯選舉，日本得副主席，我國落

選。

印度慶祝甘地生辰。甘地誦詩聖泰戈爾辭而復食。

九月念八日(星期三)

中東僑護路軍全部反正，滿洲里重見青白旗。海拉爾呼倫貝爾等地亦有反正軍。

于百恩部克鄭家屯。

遼義軍再克通遼。仍向彰武反攻。日僑損失甚鉅。

蔡廷鍇電京，即總攻閩匪。粵派黃振寰李揚敬兩師會勦。

中政會決議設匪區善後專門委員會，委員人選，不限中委。

掖縣萊陽等地，韓劉兩軍仍在相持中。

閩省防軍旅長陳國輝，駐泉州，勒種烟苗，控案如山，被蔣光鼐扣留。

英內閣會議，自由黨閣員紛紛辭職，原因係為閣議拒絕從緩對哇太華會議協定取立法行動之建議。

德總理巴本語路透訪員大意謂赫里歐所發議論，無外軍縮之討論，徒使諒解愈為困難。

九月念九日(星期四)

中東路海拉爾以西，滿洲里間，全

部被蘇炳文護路軍佔領。現蘇已與馬占山部取得聯絡，向齊齊哈爾進攻。

遼西康平縣被救國軍克復。

日關東軍在瀋召開之參議長會議，今日閉幕。傳已決定兩大政策。(一)牽制美國遠東政策，對俄親善。(二)期在年內消滅我義軍。

閩劉忠省四旅電念八日收復浦城。

豫張鈞電京克復金家寨北懸劍山。閩綏署進剿陳國輝部，由張炎指揮，前線已接觸。

英首相麥克唐納代表國民工黨諸閣員發表宣言。主英國今日應有一不黨政府，並申述該黨工作在解決賠款戰債，召集世界經濟會議。

德興登堡誕辰，其友人發起捐款籌濟歐戰殘廢士兵。

九月三十日(星期五)

攻錦義軍頃離錦僅五里，錦郊青白旗飛揚，城內逃亡一空。

張海鵬部三團反正，突泉開通等縣規復。

營溝線義軍董榮久趙寶琦部克復羊圈子。

蘇俄宣佈守中立。但偽國軍越界入俄境時，均須繳械。

調查報告書本晚由英使館送達外

蔣中正通電為收復匪區災民乞賑

行政院決議對陳國輝勒種烟苗案

由閩綏靖署組法庭從嚴法辦

平軍委分會，通電報告就職

英政府任命包爾溫等為新閣員。工

黨議員發表擁護政府宣言。

十月一日(星期六)

蘇炳文馬占山李海青三部會攻昂昂

溪。日軍不支，逃入城內。

馮占海電告彈藥不濟吉垣得而復失

。所部現集樺皮廠一帶。

朱霽青部已佔領八角台，向台安猛

攻。

克，向黑山前進。

外部撤夜翻譯報告書副本，關防嚴

密，禁止會客。日外省亦然。

粵，李揚敬電所部暨八師向贛南匪巢

進，克復砲臺三十三座。

閩，蔡廷鍇親赴泉州解決陳國輝部。

德，外長牛賴資氏發表演詞，謂片而

軍縮不能接受。

英，開改組後，其分子為保守黨十三

人，國民黨三人，國民自由黨三人

。十月二日(星期日)

國聯調查團報告，今晚由外部譯竣

日朝野一致抨擊報告書。外省軍部

合組委員會反對報告書態度，唯政黨

見解，則保守黨滿意，自由黨失望

反對軍人提議，知難辭職。

十月三日(星期一)

黑救國軍三面進攻黑增。安達以西

入義軍手。

外長羅文幹，對調查團報告發表

宣言。謂政府刻在悉心考慮中。

粵軍進剿。衛立煌電京二日

擊潰觀音堂匪。陳國輝部一團已受編

隊。蔣光鼐電京，陳國輝部一團已受編

隊。

以飛機散傳單勸降。

行政院第六十九次會議通過徵收礦

稅辦法。

赴松花江沿岸屯墾。由東京車站出發，以

經濟會議決在倫敦舉行。

為總統推選現任大理院長與稚那台爾

算，日陸軍省預算會議，決定明年預

算，總額為五億一千七百萬元。

軍，反滿軍七千名，已擊敗海蘭滿洲國

軍，佔領該地。

一，中東路東橫道河子之日戍兵已退至

軍，九路軍，閩西剿匪大捷，僞十二

軍，粵軍，閩西剿匪大捷，僞十二

日閣議討論駁斥報告書。對該報告

書之對策及方針，由各閣員致慮將於

下次閣議重行協議。

日政友會對米糧政策，與政府發生

衝突。

十月五日(星期三)

日軍在瀋組正義團，收買義軍首領

劉珍年部潰兵流為匪徒。在烟台附

近劫掠。

代表擬川事將爆發。何應欽請川軍駐京

川事參考。並電劉湘劉文輝共體國難

息爭。

紅軍竄與國雲都一帶老巢。

各聯行緊縮政策，各職員薪俸九折

。十月六日(星期四)

民食會議，今晨在財部開幕。到三

十餘人財宋主席。

郭汝棟本日電京克復鄂南匪巢。

十月七日(星期五)

蘇炳文張殿九本日電告，救國軍大

商向嫩江東岸推進。

和平，人非木石，能無感助之語。

因須避膠東事件嫌疑云。

宋子文飛滬謁汪會商國聯報告書。

張克瑤談豫南匪已肅清。

育會。總監部定月底召集全國軍事教

議來文。

十月八日(星期六)

西藏軍二萬乘川劉內戰，迫金沙江

與川軍對峙。

統計會議，今日在國府開幕。

波里維亞及巴拉圭兩國開始飛機戰

。